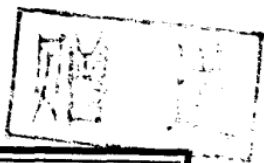


767482



Kaifeng
Z681
119

平

石景宜 贈書
石漢基



YD10/7

閩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六輯

記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277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PDG

臺灣文獻叢刊第九八種

平
閩
紀

楊

捷

張序

國家大一統之業，內安外寧，風行草偃，固已幾三十年。頓兵不減，乃鯨鯢餘孽，牙江海，恃其舟楫，倏忽於巨浸駭浪之間，屢逋天討。迄乎三藩僭逆，益乘瑕伺隙，狡焉啓疆。戊午之夏，妖氛彌熾，蹂躪閩中漳、泉諸郡，乘城跨邑，濱海千餘里爲之失守。廟堂赫然震怒，思得偉略奇才，底定疆圉，爰命江南提督楊公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充福建全省水陸援勦提督總兵官，旋復晉公昭武將軍；會同大將軍、制撫諸鎮，相機撲滅。拜命之日，公毅然曰：『吾自束髮從戎，受國殊恩，晉官今秩，昔奉簡書鎮閩右，閩海情形吾所悉稔，今狂寇竊發，舍老臣，其誰責焉！』剋期就道，請以江南勁旅二千名自隨；蓋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驅市人而戰，法所忌也。星馳度嶺，謁大將軍於軍次，抵掌發策，凡山川之險塞、賊勢之虛實、軍鎮之勇怯、攻討之先後，若燭照數計而繩卜者然。大將軍喜動顏色，相需如左右手。已而滿、漢大兵及各鎮征調之兵絡繹先後至。一戰而奪洛陽橋，再戰而燬陳山壩，三戰而復江東橋、奪獅子山，乘勝逐北，破賊如取諸寄。乃復會商制撫諸公，水陸繼進，直抵廈門、金門，殲其渠魁，撫其脅從，賊勢窮遠遁；凡三載而閩地悉平。公曰：『是役也，聖天子廟謨、大將軍及制撫諸公勝算，老臣何力焉！』公諸令嗣俱籍金馬，列侍從，熟悉其指揮方略，恐失而弗傳也，因哀輯公前後

奏疏咨會及諸文稿，彙爲十三編，曰「平閩紀」；寓書京邸，索余言爲冠。余流覽披閱，不勝有慨於公之智深而勇沉、仁至而義盡，雖古名將不足多也。

何也？爲將之道，功名居後，材略居先，撫劍疾視，一夫雄耳。漢之絳灌、唐之裴鄂，未嘗不桓桓趨趨，一代虎臣；試叩其運籌決勝之方，臨危制變之策，則舌蹇色沮，格格不吐；其中無預定者存也。若晉之羊太傅、宋之岳忠武，裘帶雍容，圖書閒適，未嘗不艷稱千古；至於擐旗取將，決頸爭首，則又有以知其不能，蓋人各有所短長，未可強也。淮陰壇上之辭，武侯隆中之語，衛公兵法之對；坐而言，起而見諸行事，其庶幾乎！公以伏波、充國之年，殲盧循、孫恩之寇，觀其拜表卽行，誓師慷慨，固已全局在胸，始終洞澈。其與大將軍及制撫諸公往還商酌之言，不逾銖兩；天子以討賊之任付公，公亦以討賊自任而無所遲迴瞻顧，非其素所蓄積者然乎？

今讀公入告諸疏，激昂忠壯，而辭旨則溫然藹如，無金戈之氣；移商諸檄，精詳剴切，而立言則寬恭和衷，無矜伐之容；布告將領，曉諭士民，壯國威作軍懷，而寓意則開誠布公，附循和易，無誇大震厲之詞。

先是閩之人迫脅於強寇，數叛數服。公以靖寇必先安民，所過市肆不驚，臥反側子於衽席。又濱海之地，耕桑久廢，饑饉荐臻，公移商制撫，遠近轉輸，多方賑貸，全活者百萬。是蓋以元老之猷，行良牧之事，又有迴出尋常將略之外者。

天子嘉公之功，復以江南重地畀公坐鎮。而從行諸將士亦得鑣吹而歸。吳人於其歸也，有東山霖雨、袞衣繡裳之歌焉。今窮海之寇，束身稽首，汪洋千萬里之外，闢爲郡邑、隸之編氓，得從古所未有殊猷，盛跡遠越漢唐，非公之先驅芟夷而迫蹙之，不至是也。余備員史館有年，其於四方征伐之事，頗得釐輯以爲史書殿最。是紀也其以當武成之一則乎！是爲序。

康熙甲子孟夏朔日，通奉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一級，京口治年家眷弟張玉書頓首拜撰。

王序

康熙戊午年之夏，海島餘孽盜弄兵於漳、泉之間，天威赫然震怒，爰命江南提督楊公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充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往彰天討。尋又允公所請，令專統步騎諸將，進號爲昭武將軍。蓋兩蒙特恩異數云。

余時方承乏本兵，每覩公奏報章疏及規爲措置之方，罔不精確明審，洞中窺要；私爲賊不足平也。及公功成，旋師雲間，於蒐閱之暇，編輯當日入告嘉猷及軍中往來咨啓牌示，共成十三卷，名曰「平閩紀事」，千里見遺，屬余弁一言於篇首。

夫用兵之機變，至難言矣。當其運籌決勝，出幽入明，動於九天之上而發於九地之下，使熊羆糾桓之士奔走於指縱所及，罔敢自愛其力，猶凜凜有弗勗之畏。迨謀成事就，終莫測其神智所自來。此名世英傑知微知彰者所能，而非拳勇小技、眦勉跳盪者之所能與也。方公至軍中，正值炎徼不戒之後，賊踪窺伺海壖，草竊充斥山藪，風雨亦漂搖矣；而公應之裕如，臨事雖呼吸萬變，而神閒氣定如平時，攄所蘊蓄，使諸將拱受約束，若兩驂在靳，五金受范，罔不環金立效；且推其餘澤，撫集中澤哀鴻，究此安宅，何其仁也。又能席屢勝之威，開布大信，以弘招納；不獨脅從罔治，雖因敗來降者亦推誠撫恤焉，又何其德威之廣也。今試爲取其成書披尋流覽，炳炳烺烺，其中戰守之關鍵、

賞罰之先後、軍實戍卒山川要害之經理探討，纓纓然奇正錯繡；批導森羅，如長江東注，抱取不竭；若挽大屈之弓以穿扎，無不應弦洞徹。雖事別言殊，而握要審宜，則一出於公爾。

是役也，公奉特命，冒暑遠征，策走強賊，計消伏莽，義安民生，功懋主眷。凡澄清山海、保釐內郡諸時務，莫不斷之以老謀，成之爲壯事；汛掃揚鬻之鯨鯢，築爲京觀；馴致頑梗歸化，島嶼風清，國家聲名文教，周洽於天地之所蕪持。卽虞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周王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何以加焉。於此益見我皇上聖武於赫，廟算如神；三門朝啓，吉語夕聞。而公總徂征之旅，樹戡定之勳，實足以仰副九重師貞委任之重。不踰時超晉宮階，寵錫軍號，位居諸將之右，功成樂愷，振旅還吳，屹然爲東南長城。有以也夫！

右古之名將廓清寇賊者有矣。苟得甲士之歡心，戰無□陣，則耕田鑿井之氓未必室家安堵；苟持重內固根本，則執訊獲醜之告不能不少引時日；蓋兩者若是之難全也。有如公之尅期定亂，戰必勝、攻必取，又能令肅秋毫，人無違禁，泉、漳往來懋遷者交錯於旌旗壁壘間。昔者祭成侯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民吏不知有軍；賈君父壯勇剛毅，敢於深入，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而未嘗挫折；史冊並書以爲美談。若今之德懷威畏以消融閭悍，則公鍾鼎所垂，不啻兼二子之勞烈。而諸凡遇險見奇，應變出智，所以立功

取名者，又悉筆於此書，以爲後來著蔡風徽，何其遠乎！

夫閩海故百粵地也。當漢元封之世，橫海、樓船之功偉矣。然當時方略文告，簡冊寥寥，雖辭事詳約古今良有不同，而後人遂不得盡見其攻守攘拓之形勢，覽者不能無歉心焉。今公修文事於武備之餘，能使功言兩立，而又際盛世白雉來庭之鴻運，海波不揚，遠人來格，此書遂依附堯日末光，益致融顯，則公之遭逢奇偉，又有出於尋常萬萬者。故余樂爲言之，不獨見聖主知人善任，致薄海臣服無外如此；且欲述公之美，以勉夫後之爲將者也。

康熙癸亥仲冬，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三級宛平眷弟王熙拜撰。

王序

我皇上天威赫濯，四征不庭。歲在戊午，業已罪人歸命，六寓率俾矣，顧聞海游魂，恃其險遠，踉跳波濤，蹂躪城邑，泉圍告警。皇上勿忍以小醜陸梁，釋而不討也，特簡江南提督楊公，六月禡師，往殲厥寇。公登壇鞠旅，拜表卽行，三載徂征，膚功克奏。皇上嘉廼崇勳，將膺懋賞，因念大臣久勞戎馬，卽以軍中所拜昭武將軍，仍管江南提督事還鎮雲間，甚盛典也！我松之人素載公威德，江海肅清，今喜東山旋旆，繡袞重臨，頂香盆而迎馬首者以萬計，相與慰問勞苦，並欲亟聞逆寇殄滅狀。公慨然曰：「余自越閩嶠、解泉圍，身歷大小數十餘戰，陸剽猛獸，水斷蛟螭，恨不令諸父老壁上縱觀之；幸在軍纂有平閩一編，猶可想見鉅鹿戰鬪之萬一。」郡人王子廣心受而讀之，喟然嘆興曰：於燦哉！我皇上功伐冠軒轅，威靈窮日出，萬國來同之盛，胥於平閩一役觀厥成矣！何言之？三逆受親藩重寄，狡焉狂逞，事變倉猝，民心勿與也；鄭逆嘯聚島嶼，盤踞三世，坐論海王、扶餘自大，欲一舉而殄之也難。三逆割據封壤，跨州連邑，鐵騎如山，可手盪使東傾、足躋使西覆也；鄭逆土航滅沒，乘波上下，欲凌洪濤而入鼠穴、以尺組繫之也難。三逆劍戟相撞，烏號夏服，可百步而及也；鄭逆密邇諸洋，火燧颺發，當者糜碎，欲裹裳轉戰、冒烟燄而焚巢取子也難。今公一鼓奪洛陽橋、襲陳山壩而泉

圍解，再憑高相度，率水陸所部將士破賊一十九寨，隨督餘鯨直指金、厦二門，撫海外之殘黎，靖百年之兇窟，非皇上知人善任請兵調遣悉從公奏，何能指揮如意，奉揚國靈於溟渤之外？非公老成忠勇，密請方略，復與親王、都統、制院諸大臣推賢讓能協和共濟，亦不能仰贊廟謨，開明堂而告成事。蓋善將將者受齊斧而不掣其肘，善將兵者行天討而不矜其功，此致勝之繇而克敵之本也。而不惟此也，在昔成、康，三監破斧，四國震驚，必以越裳入貢，海不揚波，而扶南、林邑皆臣妾；漢武帝幅輳萬里，必以樓船駕海，兩粵削平，而珠崖、儋耳皆版圖。今者，三方既定，閩寇復平，我皇上履泰嶽而禪雲亭，升南壇而告上帝，王業之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懸車野老，不克扶杖東封，一上太平之頌，庶幾婆娑平閩一編，竊慶君臣一德、文武同心，復見唐虞三代、九驛百蠻之盛、而咏歌無已時也！是爲序。

賜進士出身、誥封徵仕郎、晉封奉政大夫、巡視京通二倉、監察御史、加二級、雲間王廣心頓首拜撰。

梁序

閩越僻處海隅，非天下形勝阨塞之地。然自西漢時無諸、郢丑、餘善相繼阻兵，五代時王緒、王潮乘時竊攘，亦於其處；蓋其山川險陝，猶足以自固也。我國家平定海內四十餘年，兵革不試，百姓穌樂。自康熙十三年，滇黔悖叛，而閩中亦遂稱兵爲逆；閩四、五年，以次剗削，渠魁授首，獨漳泉爲海賊寇掠，羽檄告警。上命諸軍進討，而以少保昭武將軍元凱楊君充福建提督總兵官，往領其師。君將家子，知兵，歷行間久，多著戰功。又昔曾與賊遇於雲霄、銅山間，習知其情形。故至卽設方略破賊，泉圍解，乘勝趨漳南，疊戰皆克，賊以平。予觀其自序謂：釃酒烏龍江，慷慨誓師，士氣奮厲百倍。又燒陳山壩，復江東橋，克萬松關，破玉州，搗廈門，勢如風雨。其意氣偉然，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閩旣平，君移江南，暇日追錄其在軍中奏疏咨啓檄示之類爲十三卷，目曰「平閩紀」。蓋其揣情事、識機宜，有大過人者矣。今天子聰明神武，諸將戮力用命，自君至江南二、三年，臺灣、澎湖盡入版圖，數十年逋寇一旦破滅。其批吭擣虛，用奇設伏，一秉君鎮閩時成算，故其奏功，遂不旋踵。予知君之必聞而喜，而且據鞍顧盼，翻自惜其不得與於茲役也。會君問序於予，因弁數語於簡首。君之勛垂竹帛，勒鼎鍾，予竊附

姓名於其間，抑亦幸矣！

康熙甲子夏日，經筵講官、戶部尙書、前禮兵刑三部尙書、河北梁清標譔。

自序

今上御極十七載，島逆再犯漳郡、陳碼諸州。提督段公會滿、漢師討之失利，保海澄。賊鑿斷歸路。時在漳滿、漢官兵雖衆，無由進救。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暨將軍、督撫諸臣交章告急。戊午仲夏，特旨命捷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充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往援。自揣老疾，辭，不允。因念歲乙未捷官閩右鎮，與賊對壘雲霄、銅山間，稔知土著兵怯懦柔脆，半與島逆聲氣通，莫肯用命，至今日而各營健兒或被脅入海，或漸次散亡，疑又未可與昔年同日語。遂疏請選江南能將勁兵二千員名將以往，而聖明料敵萬里，已先諭帶綠旗兵之願往者自隨。得請，廼簡閱士馬，捐犒數千金，棲棲就道。各兵在松，有田廬室家之戀者，恐留閩勿克歸，竄亡相繼，斬以徇不止。爲請如援剿例，事平仍歸原伍，軍心甫安。渡錢塘而東，會旱甚，灘高水涸，山峻暑炎，士馬疲敝。季夏杪，達三衢，適聞海澄陷，全師喪失，賊勢益張，轉掠漳泉屬邑，所至不守。捷投袂誓師，勿暇休養；度僊霞，抵建寧視事。亟趨省會，詣康親王請授方略。時賊已圍泉，羽書絡繹請救。卽令捷率所部尅期往。當是時，賊烏合泉城下不啻數十萬，僞將劉國軒頗習兵。先是提兵往救者，以衆寡懸絕，駐莆中。捷所部兵久涉暑霧，疾間作，前此又竄亡衆。福提標兵新經陷失，兼之分防徵發，已無一兵可調。捷自章皇帝時歷征江右、閩粵

，無頓刃，賊知名；今特以援剿寄老臣，不得重兵往，何以揚國威而彰天討。遂進調兵議。大將軍恐泉城旦暮下，意猶豫。因進白曰：泉之不存，提督全省詎無罪？今視諸告急狀，猶足與守。事迫矣，遠師不及致，若省會之城守及羅源、連江、延平等營地近，徵召頗易。諸鎮中聞福寧鎮黃驍勇善戰，麾下多銳卒，願得伊將二千人與俱，及各營所抽調與捷所部通計得五千衆，合莆中所駐兵，保爲大將軍存泉破敵。迺允發兵。顧逆孽徒黨聯鯨定海要口，以牽制我師南下。福寧爲省會門戶，大將軍不欲鎮將偕南。捷反覆力陳賊之不敢輕犯狀，大將軍始諾。但捷結髮從戎，習於陸未習於水，勢難兼顧；拜章請設專員以分統水師。然責猶未謝也，計先行水師鎮協，訂期出洋，以攻定海游魂，而後南征可無反顧。未幾，各營調兵咸集，福寧鎮亦將所屬兵至，相與慷慨鞠旅，醢酒臨烏龍江，士氣震厲。至莆中，大將軍復令叅贊禪公率滿騎爲繼，遂與駐莆兵合議進師。捷偕叅贊禪、副都統季、浙提石、福寧鎮黃，統滿漢兵從惠安進，以搗賊首劉國軒等之老營；撫軍吳率師由僊遊間道進，共會於泉。議定，分道並發。至惠安，我師一鼓克復；轉鬪逼洛陽橋。賊踞橋之北立寨，設砲城三重，以死拒我師；橋中斷，乘潮駕船百餘以守。其繞泉要道曰陳山壩，賊數千衆，潛濠扼險以防我師之潛度。捷乃先遣銳師，令燬陳山壩營，繞出洛陽橋南，使賊腹背受敵。遂親與滿、漢官兵賈勇前，破賊之踞橋寨柵與其砲城，卽賊砲擊賊舟，舟糜爛，賊皆溺死。隨採木通橋路。而所遣劫陳山壩兵已

破賊至，前後夾擊，賊將劉國軒敗遁，餘衆披靡。泉圍解。撫軍從間道平永春、德化諸邑來會。事聞，聖心嘉悅。而水師鎮協出洋，由定海抵三沙、烽火門諸島，復相繼殲沉賊舟。自是賊踪稍却。

泉圍既解，撫綏難民，招集流亡，擬從同安、長泰以靖漳南寇壘。時制院姚公在漳南，趣進師日數至。顧潰敗餘氛，已入海者猶在外洋窺伺，未入海者竄匿屬邑林箐間。而上西、沙格、湄洲諸處賊首王一鵬、紀朝佑、蕭武等復嘯聚出沒，欲犯惠安以絕饟道，踞涵江以斷省會聲援。爰與撫軍會師平之。奈雄堞、堡寨盡爲賊圯，倘不時修築扼守，遽赴漳南，一旦再有蹉失，漳泉兩郡皆不可爲矣。遂斟酌於機之遲速、事之緩急，又與撫軍議飭有司亟繕城郭、葺寨堡，設險守禦，而後軍民有恃。離泉二十里曰東石，爲島逆運餉孔道，時議先取之，以斷盜糧，而後泉患可息。捷思將軍喇統滿師鎮於泉，相機撲勦，奸民何敢接濟，是又未可先東石而後漳南，乃率兵赴漳。由同安至灌口，諜知賊復斷江東橋，隨從長泰踰河，駐師漳城外，單騎入漳城。先制院亟欲撲剿漳賊，而捷安撫泉郡，未卽往會，此從封疆起見，各急其所是；及見，相得甚驩；因相與共議討賊事。

時賊請就撫，議未決。念久處圍城中，郊外寇充斥，非出覘情形，議難定。漳郡北數里曰赤嶺，有漢壽亭侯祠，地聳拔，凭高而望，寇當在目中。旋與制撫鎮將訂期，各

選精騎，出不意，賊辟易，迺登。四顧賊壘，知請撫緩我師耳。今不取江東橋以通漳泉道，萬一長泰有梗，官兵何以宿飽？取江東橋而不取萬松關，四郊豈盡無壘？議僉同。迺從制撫諸公聯騎還，並相視屯營地。雖杭柯山、鳳山嶺勢枕賊穴，捷與福寧鎮規度兩山，分別左右逼賊壘而軍。隨會兵復江東橋，克萬松關。而將軍賴與制院、撫軍、浙提皆率所部分屯要害，聯絡布置。賊始不得逞，退保觀音、獅子等山依阻大河，踞險立巢，外築子牆重重，濬濠引海水以爲池，使我師難於進攻。雖江南援勦將弁奪獅子山之半，踞其嶺，俯瞰賊壁，朝夕砲火攻之；福寧鎮不時飛礮以擊之；制撫又屢出奇兵以撓之；而逆孽恃險莫制，密設砲火以爲備，急攻之反足損威傷銳，必水陸並攻，方可搗其巢穴。會上調鎮海將軍王專管水師事，而授捷爲昭武將軍專司陸路，皇眷殷隆，相期滅此朝食。撫軍因旋省會督造戰艦，制院與捷屯漳以禦寇。顧沿邊二千餘里，逼近大海，逆艘乘風便利，隨在可犯，則兵力尺寸不可以單薄；稍有疎隙，豕突乘之，我征騎飛馳，彼已揚帆遠引，不得不厚集兵力以爲備。而召募閩兵，不堪應用；於是請撥河南、山東、江南勁兵，以資防剿。

請調既至，與諸軍畫野分戍於要害所未周者。又特制院自膳多兵，以愆其防。爰築臺寨以嚴守望，定邊界以遏盜糧，申保甲以清奸宄，明賞罰以倡勇敢。堅壁清野，使賊進無可乘，退無可食。布恩信，廣招徠，殲其腹心，潰其四肢，將不旋踵以收其敵。然

賊勢日漸就衰，而負固猶昔。雖屢有下坑、深滬之勝，尙敢逆我顏行者幾經年。惟藉船工告竣，破浪乘風。既而調鎮海將軍王征蜀，命楚鎮萬督理閩水師征剿事。甫抵閩，而新舊戰艦修造畢工者已三百餘，配兵約可三萬。按經制水師兵不及額者萬餘，一時既難於召募，捷卽與制院從陸營官兵之內選撥少諳水性者七千餘名配駕演練，以應搗巢之期。然舟師出洋，全倚重於舵艫繚斗諸人爲之操駕，所用數多，恐海逆陰遣私人爲我用，變且不測，卽移商斟酌，務出萬全。初議搗剿廈門，上諭慎重其事，或應候荷蘭船隻。捷與制院在漳南仰體慎重至意；及聞省會舟師從定海出洋，計水師出洋，應撥陸路官兵多資火器，從海涯遙隨舟師以行。舟師駐泊之地，陸兵卽附近安營，不惟樹聲援，亦以壯軍勢也。乃撫軍見水提萬出師之後，卽擬赴同安，以會漳南陸師進剿。捷因福清與海壇對峙，撫軍未可遽臨同安，宜先至福清爲水師聲援，俟旣取海壇，然後南下同安，合力進搗。撫軍然其策以行。凡屬緊要口岸，移檄各營俱屯重兵，以相機夾擊。偵知賊首何祐率僞將十餘鎮、賊衆四五千、聯艘八十餘號屯烏嶼、充龍、金山各堡，南爲廈門、海澄屏蔽，北爲崇武、鼻塗策應；又知我同安八槳船將出洋，計圖於此堵截。捷會同制院各親統官兵督勦之，連破賊七營，焚燬其堡。又偵知逆賊二千餘於海倉立寨，復合兵盡殲之。隨偕制院從同安海邊相視形勢，惟高浦所與廈門遙對，廼連建七營，調同安八槳船以示陳舟欲渡之勢，並絕觀音山、灣腰樹各逆賊之歸路，使其勢難四應，於時可